



隋史遺文

1544
2



21
1544
2

劔嘯閣批評秘本出像隋史遺文卷之一

第一回

金田
金田
金田
金田

圖奪嫡晉王樹功

塞亂源李淵惹恨

詩曰

繁華消歇似輕雲。

不朽還須建大勛。

壯畧欲扶天日墜。

雄心豈入駑駘羣。

時危俊傑姑埋迹。

運啓英雄早致君。

怪是史書收不盡。

故將彩筆譜奇文。

從來極富極貴。極暢適田地。說來也使人心快。聽

育善

第一回

來也使人耳快。看來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場冷落。敗壞根基。都藏在裏邊。不做千古罵名。定是一翻笑話。館娃宮。銅雀臺。惹了多少詞人墨客。嗟呀。嘲誚。止有草澤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盡的都是落寞。其倒會把這千人弄出來的敗局。或時收拾。或是更新。這名姓可常存天地。但他名姓。雖是後來彰顯。他骨格却也平時定了。譬如日月。他本體自是光明。撞在輕烟薄霧中。畢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識得。就到後來。稱頌他的形之紙筆。總只說得他建功立業的事情。說不到他微時。光景。不知松栢生來。便有參天形勢。虎豹小時。便有食牛氣槩。說來反覺新奇。我未提這人。且把他當日遭際的時節。畧一鋪排。這番勾引那人出來。成一本史書。寫不到人間。並不曾知得的一種奇談。可是

器當盤錯方知利。

刃解寬髀始覺神。

由來人定天能勝。

爲借奇才一起屯。

從古相沿。剝中有復。虞夏商周。秦漢兩晉。晉自五

馬渡江。天下分而爲二。這叫做南北朝。南朝劉裕篡晉稱宋。蕭道成篡宋稱齊。蕭衍篡齊稱梁。陳霸先篡梁稱陳。北朝晉亡時。止存得一個拓跋魏。魏之後亂離。又分東西。東西二魏。一邊爲高歡之子高洋篡奪。改了齊。一邊被宇文泰篡奪。改了周。周又滅齊。江北方成一統。這時周又生出一個楊堅。乃父楊忠。以戰功封隋公。生他時。生得目如曙星。手有奇文。儼成王字。楊忠夫妻。知他異人。後來有一老尼。對他母道。此兒貴不可言。但須離父母。方得長大。貧尼願爲撫視。其母便託老尼撫育。奈這老尼。止是單身住庵。出外必託隣人看視。這日老尼他出。一個隣媪進庵。正將楊堅抱弄。忽見他頭出雙角。滿身隱起鱗甲。宛如龍形。隣媪吃了一驚。叫聲怪物。向地下一丟。恰好老尼歸來。連忙抱起。惋惜道。驚了我兒。遲他幾年皇帝。總是天將混一天下。畢竟產一真人。自此數年。楊堅長成。老尼將來送還楊家。後來楊忠病亡。楊堅遂襲了他職。爲隋公。其時周主見他相貌瑰奇。好生忌他。累次着

人相他。相者知他後有大福。都爲他周旋。他也知道周上疑他。將一女黃緣做了太子妃以固寵。直至周主晏駕。幼主庸懦。他羽翼已成。竟篡奪了周國。改號大隋。

莽因后父移劉祚。

操納嬌兒覆漢家。

自古奸雄同一轍。

莫將邦國易如花。

隋主初卽位。打起一番精神。早朝晏罷。又得一獨孤皇后。悍如非常。成全了他。不近女色。更是在朝將相。文有李德林。高頰蘇威。武有楊素。李淵賀若

弼。韓擒虎。君明臣良。漸有拓土開疆。混一江表。意思若使江南人主。也能勵精圖治。任用賢才。未知鹿死誰手。無奈創業之君。多勤守成之君。多逸創業之君。親正直遠。奸諛守成之君。惡老成。喜年少。更是中材之君。還受人夾持。小有才之君。便不由人駕馭。這陳主叔寶。也是一個聰明穎異之人。奈是生在南朝。沿襲文弱艷麗的氣習。故此好作詩賦。又撞着兩個東宮官。一個是孔範。一個是江總。又乃薄有才華。沒些骨鯁的人。自古道。詩爲酒友。

酒是色媒。東宮無事。詩賦之餘。不過酒盃中快活。被窩裏歡娛。臺池的點綴。打點一對風流。君王浪子。宰相及到卽位。不說換出他一付肝腸。倒越暢快了。他許多志氣。陞江總爲僕射。用孔範作都官尚書。君臣都不理政務。只是陪宴和詩。過了日子。陳主又在龔貴嬪位下。尋出一個美人。姓張名麗華。髮長七尺。光可鑑人。更是性格敏慧。舉止閑雅。淺笑微顰。丰華入口。承顏順意。婉妾快心。還有一種妙處。肯荐引後宮嬪御。一時龔孔二貴嬪。王李

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得

魚承寵。陳主還有閑暇。理論朝廷機事。就有時

百司章奏。畢竟自倚着隱囊。把張麗華放在

上。兩人商議斷決。婦人有甚遠見。這裏不免內

侍乘機關節。納賄擅權。又且孔範與孔貴嬪結爲

兄妹。固寵專政。當時只曉有張孔。不知有陳主了。

檀口歌聲香。金樽酒痕綠。

一派綺羅筵。障却光明燭。

况是有了三千嬌艷。須得珠璫玉佩。方稱着螭首。

蛾眉翠襦錦衾方稱着柳腰桃臉山珍海錯金盃
玉笋方稱他妙舞清謳瑤室瓊臺綉屏象榻方稱
得花營柳陣不免取用民間這翻便惹出一班殘
刻小人施文慶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替他
採山探海剝衆害民在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
仙三座大閣都高數十丈開廣數十間欄檻隱曠
都是沉香做就還鑲嵌上金玉珠翠外布珠簾裏
邊列的是寶牀玉几寶帳翠帷且是一時風流士
女一妝點在太湖靈壁兩廣購取奇石登作蓮

邊引水爲池文石爲岸白石爲橋雜植奇石

卉正是

直須闔苑還堪比便是阿房也不如

主自住臨春閣張麗華住結綺閣龔孔二貴嬪
住望仙閣三閣都是複道迴廊委宛相通無日不
遊宴外邊孔範江總還有文士常侍王瑳等裏邊
女學士袁大捨等都得陪從酒酣命諸妃嬪及女
學士江孔諸人賦詩贈答陳主與張麗華品第各
有賞賜把極艷麗的譜在樂中每宴選宮女數千

人分番歌咏。只是這些供應。都從那裏來的。做了一個。個人主不能治民。反又害民。

釀盡一國愁。

供得一時樂。

盃浮赤子膏。

筵列蒼生膜。

宮庭日歡娛。

闕里日蕭索。

猶嫌白日短。

醉舞銀蟾落。

消息傳入隋朝。隋主便起伐陳之意。高頴楊素賀若弼都上平陳之策。正在議論之間。忽然隋主次子晉王楊廣。請領兵伐陳。道叔寶無道塗炭生民。

天兵南征。勢同壓卵。若或遷延。叔寶殞滅。嗣以令主恐難為功。臣請及時率兵討罪。豈取暴君混一天下。看官們。你道征伐是一刀一鎗事業。勝負未分。晉王他是親王。高爵重祿。有甚不安逸。却要做此事。原來晉王乃隋主次子。與太子勇俱是獨孤皇后下生。他却不甘為下。起有奪嫡之念。知得獨孤最如朝臣中有蓄妾生子的。都勸隋上廢斥太子。因寵愛姬妾雲昭訓。失了皇后歡心。乘機乘機陽為孝謹。陰布腹心。說他過失。稱已賢孝。到此又

要謀統伐陳兵馬。貪圖可以立功。且又總握兵權。還得結交外臣。以爲羽翼。却喜隋主素是個猜疑的人。正不肯把大兵盡託臣下。就命晉王爲行軍兵馬大元帥。楊素爲行軍兵馬副元帥。高頴爲晉王元帥府長史。李淵爲元帥府司馬。這高頴是渤海人。生來足智多謀。長于兵事。李淵成紀人。胸有三乳。曾在龍門破賊。發七十二箭。殺七十二人。更有兩個總管。韓擒虎。賀若弼。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爲先鋒。自六合縣出兵。楊素由永安出兵。自

上流而下。一行總管九十員。勝兵六十萬。俱聽晉王節制。各路進發。東連滄海。西接川蜀。旌旗舟楫。連接千里。陳國屯守將士。雪片告急。施文慶與沈客卿。遏住不奏。及至僕射袁憲陳奏。要于京口采石兩處添兵把守。江總又行阻撓。這陳主也不能決斷。道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連忙獻諂說。長江天塹。天限南北。虜馬怎能飛渡。總是邊將要作功勞。妄言。臣每患官卑。虜兵若來。臣定作太尉公矣。施文慶道。天

寒。虜馬凍死。如何能來。孔範又道。可惜凍死了我家馬。陳主大笑。叫袁憲衆臣。無可用力。這便是陳國禦敵的議論了。飲酒奏樂。依然如故。

北來烽火照長江。

血戰將軍氣未降。

贏得深宮明月夜。

銀箏檀板度新腔。

到了正月元旦。羣臣畢集。陳主夜間縱飲。一睡不醒。直到日暮方覺。不期這日賀若弼領兵。已自廣陵悄悄渡江。韓擒虎又帶精兵五百。自橫江直犯采石。守將徐子建。一面奏報。一面要率兵迎敵。元旦各兵都醉沒個拈得鎗棒的。子建只得棄了兵士。單舸趕至石頭。又值陳主已醉自早候至晚。纔得引見面道。明日會議出兵。次日鬼混了一日到初四日。分遣蕭摩訶魯廣達等。出兵拒戰。內中蕭摩訶要乘賀若弼初至鍾山。擊其未備。任忠要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截其後路。都是奇策。都不肯聽。到了初八日。督各將鏖戰。其時止得一個魯廣達竭力死鬪。也殺賀若弼部下三百餘人。孔範兵一交就走。蕭摩訶被擒。任忠逃回。陳主也不責他。

與他金兩櫃。叫他募人出戰。誰知他到石子崗。撞了擒虎。便率兵投降。反引他進城。這時城中士庶亂竄。莫不逃生。陳主還呆呆在殿上等諸將報捷。及至聽得北兵進城。跳下御座。便走。袁憲一把扯住。道：陛下尊重衣冠御殿。料他不敢加害。陳主道：兵馬殺來。不是耍處。掙脫飛走。趕入後宮。尋了張貴妃孔貴嬪。道：北兵已來。我們須向一處躲。不可相失。左手縮了貴妃。右手縮了貴嬪。走將出來。行到景陽井邊。聽得軍聲鼎沸。道：罷罷。去不得了。同

一處死罷。一齊跳入井。喜是冬盡春初。井中水因不大沾濕。後主道：縱使躲得過也。怎生出得去。

凱歌換却後庭花。

簫鼓齊成羯鼓。擗。

王氣六朝今日歇。

却憐竟作井中蛙。

三人躲了許久。只聽得人聲喧鬧。却是隋兵搜珠寶宮女。止見正宮沈后端處。宮中太子深閉門而坐。單不見陳主。衆軍四下搜尋。有宮人追曾見跑到井邊。莫不投水死了。衆兵聞得。都來井中探望。井中深黑。微見有人。忙下撓鉤。搭陳主躲過。

鈎搭不着。衆軍無計。遂將大石投井中。試看深淺。好下井找尋。陳主見飛下石子。大喊起來。道不要打我。快把繩子拋下。扯了我起來。衆兵急取長繩。拋勾數十丈。又等了半日。聽得陳主道你等用力。扯我有金寶賞你。切不可扯不牢。跌壞我。初時兩人扯。扯不動。又加兩人。也扯不動。這些人。竟他是個皇帝。所以骨頭重。一個道。畢竟是個蠢物。及至發聲喊。扯得起來。却是三個人。束做一堆。故這等沉重。衆人一齊笑將起來。簇擁了去見韓擒

虎。陳主到也。官樣相見。一揖。晚來賀若弼自北掖門入城。呼後主相見。後主見他威風凜凜。不覺汗流股戰。賀若弼看了。笑道。不必恐懼。不失作一歸命侯。着他領了宮眷。暫住德教殿。外邊分兵圍守。這時晉王率兵在後。先着高頰李淵。撫安百姓。禁止焚掠。馳入建康。兩人正在省中出示曉諭黎庶。禁約士卒。拘拿陳國亂政衆臣。只見晉王向來矯情鎮物。不近酒色。此時他離遠京師。且又聞得張麗華妖艷。着高頰之子記室高德弘。馳到建康來。

取張麗華。高頰道。晉王身爲元帥。伐暴救民。豈可先以女色爲事。不肯發遣。高德弘道。大人。晉王兵權在手。取一女子。抗不肯與。恐至觸怒。李淵便道。高大人。張孔狐媚迷君。竊權亂政。陳國覆滅。本于二人。豈容留此。衬水再穢。隋氏不如殺却。以絕晉王邪念。高頰點頭道。正是。昔日太公蒙面斬妲己。今日豈可容留麗華。便分付并孔貴嬪。取來斬于清溪。高德弘苦苦爭阻不聽。

秋水丰神冰玉膚。

等閑一笑國成蕪。

却憐血染清溪草。

不及夷光泛五湖。

張孔二美人旣斬。弄得個高德弘索興而回。回至行營。參謁。那晉王笑容可掬道。麗華到了麼。高德弘恐怕晉王見怪。把這事都推在李淵身上。道下官承命去取。父親不敢怠慢。着備香車細輦。還選美貌嬪御十人。陪送軍前。晉王笑道。非着記室往取。高長史也未必如此知趣。高德弘道。只是可耐李淵。他言衬水不可容留。連孔貴嬪都斬了。晉王聽了。失驚道。你父親怎不作主。德弘道。臣與父親

再三阻擋。必不肯聽。還責下官父子做美人局。愚弄大王。晉王大怒道。可惡這厮。他是酒色之徒。一定看上這兩個美人。怪我去取他。故此燃酸殺害。却又嘆息道。這是我一時性急。再停兩日。到了建康。只說取陳叔寶。一千家屬起解。那時留下誰人阻擋。就李淵來勸諫。只是不從也。沒奈何。我這便是我失算害了兩個麗人。臨後恨恨的道。我雖不殺麗華。麗華由我而死。畢竟殺此賊子。與二婢報仇。當下一場懊惱散了。早已種下禍根。

頭懸小白懲亡陳。

誰解匡君是忤君。

羨是鴟夷東海畔。

智全越國又全身。

晉王因此一惱。到勉強做個好人。一到建康。拿過施文慶。道他受委不忠。曲爲誣佞。沈客卿重歛逢君。陽慧朗徐哲暨慧景。侮法害民。都將來斬在石閔下。以息三吳民怨。使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以博賢聲。又道賀若弼先期決戰。有違軍令。李淵怠惰。不修職事。上疏糾劾。請拘拿問。隋遂知平陳若弼首功。俱免罪。還先召回若

彌賜絹萬段。其時各處未定州郡。分遣名總管督兵征伐。川蜀荆楚。三吳百粵。凡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三月。晉王留王韶鎮守建康。自督大軍與陳主。與他宗室嬪御文武百司。發建康。四月。至長安。獻俘太廟。拜晉王爲太尉。賜輅車衣冕之服。玄圭白璧。楊素封越公。封他子玄感爲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韓擒虎並進上柱國。若弼封宋公。擒虎因放縱士卒。淫汙陳宮。不與爵邑。高頰加上柱國。進爵齊公。李淵陞衛尉少卿。因是晉王惱他。不與

敘功。反劾他。故此他封賞極薄。李淵也不介意。

是晉王復奉旨出鎮揚州。不得頻加讒譖。但是晉王威權日盛。名望日增。奇謀秘計之士。多入幕府。他圖謀非望之心越急了。

四皓招來羽翼成。

雄心豈肯老公卿。

直教豆向釜中流。

寧論燃箕一體生。

總評

殺一麗華能禁世無麗華乎。也只是迂謀。但忠臣計國不可不如此。

第二回

隋主信讒廢太子

張衡造讖危李淵

詩曰

人謂骨肉親。

我謂讒間神。

嫌疑乍開釁。

宵小爭狎狎。

戈矛生笑底。

歡愛成怨嗔。

能令忠孝者。

啣憤不得伸。

申生既冤死。

重耳亦蒙塵。

大明偶虧蝕。

觀面猶重闐。

敢爲君父祝。

大言莫浪狗。

虛衷察物理。

永永完天倫。

嘗言木有蠹蟲生之。父母一分愛憎。兄弟便十分傾軋。隋自獨孤皇后有不喜太子勇的念頭。被晉王窺見。故意相形。知他怪的是寵妾。他便故意只與蕭妃相愛。把平日一段好色的心腸。暫時打疊。知他喜的是儉朴。他便故意飾爲節儉模樣。把平日一段奢華的意氣。暫時收拾。不覺把獨孤皇后愛太子心。都移在他身上了。這些宦官妾。見皇后

有些偏向。自然偷寒送煖。添嘴搨舌。太子宮中有好事。不與他傳聞。有一不好。便爲他張揚起來。晉王宮中。有些歹處。都與他掩飾。畧有好處。一分增作十分。與他傳播。況且又當不得晉王與蕭妃。把皇后宮中親信的。異常款待。就是平常皇后宮人內豎來往。盡皆賞賜。誰不與他在皇后前稱贊。此時晉王已知事有七八分就了。他又在平陳時。結識下一個安相。總管宇文述。叫做小陳平。他在揚州。便荐他做壽州刺史。得以時相往來。一日與他

商議奪嫡之事。宇文述道：大王既得皇后歡心，不患沒有內主了。但下官看來，還少三件事：一件皇后雖云惡太子，愛大王，却也惡之，不深愛也不甚。此行入朝，大王須做一苦肉計，動皇后之憐激。皇后之怒，以堅其心。這在大王還有一件：外邊得一位親信大臣，言語足以取信聖上，平日進些讒言，當機力為攬撥。這便是中外夾攻，萬無一失了。但只是廢斥東宮，須有大罪，這須得買他一個親信，使他首發無事，認作小事，認作大做了。一個狠

証見太子要展辯，不得這番太子不怕不廢。以次來，大王不怕不立，況有皇后作主。這兩件下官做得來，只是要費金珠寶玩數萬金。下官不惜破家，還恐不敷。晉王道：這我自備，只要足下為我計，在必成。他時富貴同享。其年恰值朝覲，兩個一路而來，分頭作事。

巧計欲移雲蔽日。

深謀擬令臘回春。

一邊晉王自朝見隋主及皇后，朝中宰執下至僚屬，皆有贈遺。宮中宦官姬侍，皆有賞賜。在朝各官

只有李淵道。雖爲舊屬。但人臣不敢私交。不肯收。晉王禮物。這邊宇文述參謁大臣。拜望知己之後。來見大理少卿楊約。這楊約是越公楊素之弟。素位爲尚書左僕射。威傾人主。只是地尊位絕。且自平陳已後。陳宮佳麗。半入後房。頗耽聲色。不大接見人。故人有干求。都向楊約關節。他門庭如市。宇文述外官等了許久。方得相見。送了百餘金厚禮。一茶而退。但是宇文述與楊約。是平日忘形舊交。因此却來答拜。宇文述早在寓等候。延進客座。只

見四壁排列的都是周彝商鼎。奇巧玩物。輝煌耀目。楊約不住睛觀看。宇文述道。這都是晉王見惠。兄善賞鑒。幸一指示。楊約道。小弟家下金珠頗多。此類甚少。嘗從家兄宅中見來。覺兄所有更勝。見側首排有白玉棋枰。碧玉棋子。楊約道。久不與兄交手矣。兄在此。與何人手彈。宇文述道。是隨行小妾。楊約道。是楊州娶來的了。楊州女子。多長技藝。宇文述道。棋枰在此。與兄一局如何。便以几上商鼎爲彩。宇文述故意連輸了幾局。把珍玩輸去強

半及酒至席上。陳設又都是三代古器。間着金盃玉斝。楊約道。這些金酒器一定也是揚州來的。我北邊無此精工。宇文述道。兄若賞他。便以相送。便叫另具一卓盆與楊翁暢飲。這些玩器酒器都送到楊翁宅中。手下早已收拾送去了。楊約還再三謙讓道。這斷不敢收。這是見財起意了。豈可無功食祿。宇文述道。楊兄。小弟向爲總管武官。所得不勾饋送上司。及轉壽州。止吃得一口水。如何有得送兄。這是晉王有求于兄。託弟轉送。楊約道。若是

兄之賜。已不敢當。若是晉王的如何可受。宇文述道。這些須小物。何足希罕。小弟還送一場永遠大富貴與賢昆玉。楊約道。比如小弟。果不可言富貴。若說家兄。他富貴已極。何勞人送。宇文述笑道。兄家富貴可云盛。不可云永。兄知東宮以所欲不行。切齒于令兄乎。他一旦得志。至親自有雲定典等。宮僚自有唐令。則等能專有令。兄乎。况權召嫉勢。召讜。今之屈首居昆季下者。安知他日不危。昆季思踞其上也。今幸太子失德。晉王素溺愛于中宮。

主上又有廢立之心。兄昆季能贊成之。則援立之功。晉王當銘于骨髓。這纔算永遠悠久的富貴。是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兄以爲何如。楊約點頭道。兄言良是。只是廢立大事。容與家兄量之。兩人痛飲。至夜而散。

二五方成耦。

中宮有驪姬。

勢看俱集苑。

鶴禁頓生危。

次日宇文述又打聽得東宮有個幸臣姬威與宇文述友人段達相厚。宇文述便持金寶託段達賄

賂姬威。伺太子動靜。又授段達密計。道臨期如此。如此。且許他日後富貴。段達應允。爲他留心。及至晉王將要回任揚州。又依了宇文述計較。去辭皇后。伏地流涕。道。臣性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生。投杼醜遇。杯酌是用。憂惶。不知終得侍娘娘否。言罷。嗚咽失聲。皇后果然大怒。安慰一番。叫他非密詔不可進京。不得輕過東宮。停數月。我自育主意。晉王含淚而出。宇文述這三計早已成了。

柳迎征騎邗溝近。

日掩驚塵帝里遙。

大鳥已看成六翮。

一飛直欲薄雲霄。

一廢一興自有天數。這楊約得了晉王賄賂。要爲他轉移楊素。每值相見。故作愁態。一日楊素問他。因甚快快。楊約道。前日兄長外轉東宮衛率。蘇孝慈。似乎過執。聞太子道。會須殺此老賊。老賊非兄。而誰愁。兄白首履此危機。楊素笑道。太子亦無如我。何楊約道。這却不然。太子乃將來人主。將來家族所係。豈可不深慮。楊素道。據你意。還是謝位避他。改心順他。楊約道。避位失勢。縱順他也不能。怨只有廢得他。更立一人。不惟免患。還有大功。楊素撫掌道。不料你有這智謀。出我意外。楊約道。這還在速。若還遲疑。一旦太子用事。禍無日矣。楊素道。我知道。還須皇后爲內主。楊素知隋主最懼內。最聽婦人言的。每每乘內宴時。稱揚晉王賢孝。挑撥獨孤皇后。婦人心腸。福窄淺露。便把晉王好太子。及一齊搬將出來。楊素又加上些冷言熱語。獨孤知他是外庭最信任的。便託他贊成廢立。暗地

將金寶送來囑他。楊素初時還望皇后助他。這時皇后反要他相幫。知事必成。於是不時在隋主前道太子些過失。日前宦官宮妾在隋主前搬鬪是非。隋主還在疑信間。這番是楊素的言語越發信了。弄得他父子之間百般猜忌。況且隋主素性多疑。遂在玄武門到至德門添設內官伺察。東宮動靜。明日將東宮宿衛的精勇不時調出。還有時不解衣臥以防不測。一個太子沒甚區處不在深宮。廣廈錦衾象床中安身。却造卑陋的房屋布衣草褥。求免災禍。

恨是讒言造禍基。

無端父子起差池。

東都族滅楊玄感。

少洩東宮無限悲。

積毀成山。三人成虎。到開皇三年十月。一旦隋主御殿。將東宮官唐令則一千拿送大理。着楊約勸問自古沒的做不得有。楊素等救點出太子許多悖逆言語。都是些無稽之談。沒有指實。不可煨煉成獄。却又。是宇文述豫先造下的秘計。着段達恐嚇。姬威道。東宮悖逆。皇上已知道了。你作速出首。

不唯免罪。還有大富貴。這姬威便做了一個首人。出了一張首狀。說太子叫師姥卜吉凶。道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這也不知有無。却將來認作悖逆的事實。又說東宮養馬一千匹。扭做了謀反的兵器。大凡失愛于父。內有母親弟兄。解救外有大臣諫諍。太子沒了這兩件。如何能挽回。十月間隋主御武德殿。自己着了戎服。殿前排列兵仗。召太子父子跪在殿庭。宣詔廢太子。並他男女都爲庶人。太子只得在殿下再拜道。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戒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說了痛哭。還舞蹈而去。其子長寧王儼。上疏求宿衛。隋主也有憐憫之意。却又爲楊素阻住。東宮各官。唐令則鄒文騰等數十人。俱各處斬。還有一個五原公元旻。直諫隋主信讒也。爲楊素誣入逆黨。斬首。一個文林郎楊孝政。上書道。太子爲小人所誤。只宜訓誨。不當廢黜。隋主大怒。鞭撻其脅。所以舉朝俱憐太子。以小過被廢。諸臣以小失被刑。都不敢形之言語。楊素方自快他的功名。可以長久。

富貴榮華瞬息空。

妾貪身後寵無窮。

幾腔熱血平蕪裏。

却與釀成定策功。

只有一个不怕事的李淵。上疏道太子失德。既經廢黜。但不可任天下之重。或可爲一國之君。且其子。姓均屬天潢。乞加軫恤。隋主雖不見聽。特旨給五品食料。養故太子於內史省。到了十一月。竟立晉王爲太子。以宇文述爲東宮左衛率。這日天下地震。覆滅之徵。早已見了。

商受何如微子賢。

立妻之子誤承乾。

比于當日言如聽。

殷祚應過六百年。

晉王旣立。請東宮官屬。不得稱臣。又請移故太子囚于東宮。庶得監視。以免不測。太子勇不甘。常常扒在樹上叫喊。要得隋主召問。仲巳寃情。又被楊素道是瘋顛。隋主置之不理。還有一个太子之弟。蜀王秀。因見晉王與楊素誣陷太子。心中不平。揚言要與他伸理。仁壽三年十二月。又被他兩人設計。埋兩個木偶人在華山。身上寫楊堅楊諒名字。反縛釘心。誣奏道是蜀王做造壓勝。也將來廢了。

以此臣僚不憤。走出一個大理卿梁毗。抗表劾楊素。道太子與蜀王被廢之日。揚眉奮肘。利國家有事。又被他誣奏囚禁。直至庭鞠釋放。一個貝州長史裴肅。上書道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容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迂善。漸更增益。可。可。兩。人。都。是。李。淵。親。故。太。子。大。惱。忙。召。左。衛。率。宇。文。述。左。庶。子。張。衡。計。議。道。這。明。是。李。淵。那。厮。知。我。為。斬。張。麗。華。恨。他。他。所。以。怕。我。日。後。為。君。故。行。撓。我。只。看。他。的。奏。疏。與。裴。肅。巧。巧。相。同。必。須。除。却。此。賊。我。的。東。宮。安。穩。你。們。的。官。貴。可。保。宇。文。述。道。太。子。若。早。說。要。處。李。淵。可。也。把。他。嵌。入。兩。個。庶。人。黨。中。少。他。不。得。一。個。族。滅。如。今。聖。上。久。知。他。忠。直。一。時。恐。動。搖。他。不。得。張。衡。道。這。却。何。難。主。上。素。性。猜。嫌。嘗。夢。洪。水。淹。沒。都。城。心。中。不。悅。前。日。郿。公。李。渾。之。子。洪。亮。聖。上。疑。他。名。應。晉。讖。叫。他。自。行。殺。害。今。日。下。宮。學。北。齊。祖。珽。殺。斛。律。光。故。事。布。散。謠。言。渾。渾。奮。後。水。未。免。不。動。疑。恐。難。免。破。家。敘。身。之。害。太。子。點。頭。稱。妙。

謀奸吟以賊

暗裏欲飛沙

世亂忠貞阨

無端履禍芽

張衡出來暗布流言。起初是鄉村亂說。後來街市喧傳。先止是小兒胡言。漸至大人傳播。都道桃李有天下。又道是楊三藏。李氏與街坊上不知是那裡的。巡捕官禁約不住。漸漸的傳入禁中。晉王故意啓奏道。里巷妖言不祥。乞行禁止。隋主聽了。甚是不悅。連李淵也擔了一身干係。坐立不安。但隋主已是先有疑在心了。只思量辦李淵身上。

其時

隋人的小人中郎裴仁基上

前道

圖識圖謀不軌。聖旨發將下來

勘問自有一

附和的人。可憐把邕公李渾強

做了謀逆。一門二十口。盡付市曹。

誠民修德可析天。

信識淫刑總枉然。

晉醜牛金秦禦虜。

山河誰解暗中迂。

李淵却因此畧放了心。那張衡用計更狠。又賄賂一个隋主聽信的方士安伽陀。道李氏當為天子。勸隋主盡殺天下姓李的。虧得尚書右丞高頴奏

道這謠言有無關係的。有有關係的。有真的。有假的。無關係的。天。雨。商羊起舞。是了。有關係的。麋。狐。箕。服。實亡周。是了。真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來楚伯王果亡了。秦是了。有假的高山不摧自。倒明月不扶自。祖珽偽造。害了解律。光遂至亡。齊是了。更有信。言的秦始皇亡秦者胡。不知却是胡亥。昔宣帝牛易馬。却是小吏牛。與邳瑯王妃私通。生晉元帝。王道隱微。難以意測。且要挽回天。意還在修德。不在用刑。反致人心動搖。聖上有疑。

一應姓李的不得在朝。不得管兵用事。便了。此時蒲山公子李密。位爲千牛。隋主道瞻視非常。心也疑他。他却與楊素厚。楊素要保全李密。遂贊高。頰之言。暗令李密辭了官。其時在朝姓李的多有乞歸田的。乞解兵柄的。李淵也趁這個勢。乞歸太原。養病。聖旨准行。還令他爲太原府通守。節制西京。這高頰一疏。單救了李淵。也只是个王者不死。

猛虎方逃押。

飢鷹得解絲。

驚心辭鳳闕。

匿跡向林臯。

此時是仁壽三年七月了。太子聞得李淵解任對宇文述道。張麻子這計極妙。只是枉害了李渾。反替這厮料保全身家回去。宇文述道。太子若饒得過這厮罷了。若放他不下。下官一計要殺李淵。便殺李淵。要殺他全家。便是他全家。太子笑道。早有此計。却不消費這許多心。又枉害了人。宇文述道。這計只是如今可行。因附太子耳邊說了幾句。太子拊掌道。妙計。事成將他女口囊橐盡以賜鄉。只是他也是員戰將。未易剪除。宇文述道。以下官之計。定不辱命。縱使不能盡。結果他也叫他吃此一嚇。再不思量出來做官了。兩人定下計策。要害李淵。不知性命如何。

正諫易媒禍

奸謀喜殺人

網羅張西地

何處脫驚鱗

總評

疑心最是害事。不疑邪言。便無所乘。太子勇。李渾。豈止一時。臣子之冤。

第三回

濟州城豪傑奮身

楂樹崗唐公遇盜

詩曰

知己無人奈若何。斗牛空見氣嗟峨。

黥生霜刃奇光隱。塵鎖星文晦色多。

匣底銛鋒悲自屈。水中清影倩誰魔。

華陰赤土難相值。祇伴高人客舍歌。

這首詩名為寶劍篇。單說賢才埋沒。拂拭無人。總為天下無道。豪傑難容。便是有才如李淵。尚且不

密于朝廷。那草澤英雄誰人鑒賞。也只得混迹塵埃。待時而動了。況且上天既要興唐滅隋。自藏下一千亡楊廣的殺手。輔李淵的功臣。不惟在沙場上一刀一鎗。開他的基業。還在無心遇合處。救他的陷危。這英雄是誰。姓秦名瓊。字叔寶。乃祖是北齊領軍大將秦旭。父是北齊武衛大將軍秦彝。母親竈氏。生他時。秦旭道。如今齊國南逼陳朝。西連周國。兵爭不已。要使我祖孫父子同建太平。因取一個乳名。叫做太平郎。却說太平郎。方纔三歲時。

齊主差秦彝領兵把守濟州。秦彝家存任。秦彝護駕在晉陽。不意齊主任用非人。政殘民昨。周主出兵伐齊。兵入齊。齊主逃向濟州。留安德高延宗把守晉陽。相。以久。延宗城破被擒。秦旭力戰死節。

苦戰陣雲昏

輕生棄國恩

吞胡空有恨

厲鬼誓猶存

及齊主到濟州。懼周兵日逼。着丞相高阿那肱。協同秦彝堅守。自己駕幸。州。不數日。周兵追至。

高阿那肱便欲開門投降秦。道朝廷恐秦彘兵力單弱。故令丞相同守。如今守逸攻勞。宜堅拒以挫敵鋒。丞相國之士臣。豈可輒生二志。阿肱道。將軍好不見机。周兵之來。勢如破竹。并州兼下。多少堅城。不能持久。况此一壁。我受國厚恩。尚且從權。將軍何必悻悻。秦彘道。秦彘父子誓死。國家分付部下把守城門。自己入見夫。追主上。差高丞相助我。不意反掣我肘。勢敗矣。我誓以死守。圖見先人于地。秦氏一脉。託於你。外邊報。

道高丞相已開開放周兵了。秦彘忙提渾鐵鎗趕出來。只見周兵是河決一般湧來。秦領軍雖有數百精銳。如何當抵得住。殺得血透重袍。瘡痕遍體。部下十不存一。秦領軍大叫一聲道。臣力竭矣。手掣短刃。復殺數人。自刎而死。

重関百二片時。 血戰將軍志不灰。

城郭可傾心愈勁。 化雲飛上白雲堆。

此時甯夫人收拾了些家貲。逃出官衙。亂兵已是填塞街巷。使婢家奴。俱各驚散。領了這太平郎正。

隋 卷一 三十一
沒擺劃。轉到一條僻靜小巷。家家俱是閉着。聽得一家有小兒哭聲。知道有人在內。只得扣門。却是一個婦人。和一個兩三歲小孩子在內。說起是個寡婦。姓程。這小孩子叫做一郎。止母子二口。別無他人。就借他家權住。亂定了。將出些隨身金寶。騰換在程家對近一條小巷道。覓下一所宅子。兩家通家往來。此時齊國淪亡。齊國死節之臣。誰來旌表。也只得混在齊民之中。且喜兩家生的孩子。却是一對頑皮。到十二三歲時。便會打斷街。鬧斷巷。

生事到後。程一郎母子。因年荒。回斑鳩店舊居。夫人自與叔。買住在歷城。這秦瓊長大。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函河自海口。燕領虎頭。最懶讀書。只好輪鎗弄棍。廝打使拳。在街坊市上。好事抱不平。與人出力。便死。顧窸夫人常常泣對他。道秦氏三世只你一身。拈鎗拽棒。你原是峰。種我不禁你。但不可做輕生。負氣的事。好奉老身。接續秦家血脉。故此秦瓊在街坊生事。同母親叫喚。便丟了回家。人見他有勇仗義。又听母親訓誨。似吳國鱗。

諸的爲人。就叫“做賽鱖諸。更喜雖畏亂之餘。家中尚有蓄得以散財結客濟弱扶危。初時交結附近的豪俠。一个是濟州捕盜都頭樊虎字建威。一个是州中秀才房彥藻王伯當。還有一个開鞭杖行賈潤甫。時常遇着不拈鎗弄棒。便講些兵法。還有過往好漢。遇着彼此通知接待。不止一个大凡人沒些本領。一味把這兩個銅錢結識。人人看他做耍子不肯。他雖有些本領。好高自大。把些手段壓人。又笑他是龜。

所以名就不起。秦瓊若論他本領。使得鎗射得箭。還有一庄獨脚武藝。他祖傳有兩條流金熟銅筒。稱來可有一百三十斤。他舞得來。初時兩條怪蟒翻波。後來一片雪花墜地。是數一數二的。若論他交結。莫說他憐憫着失路英雄。交結是一時豪傑。只他尋親窳夫人。他娘子張氏也都有截髮留賓。劉荐畏馬的氣槩。故此江北地方說一个秦瓊的。武藝也都咬指頭說一个秦瓊的做人。心花都開。

才奇海宇驚。

誼重世人傾。

莫恨無知己。

天涯盡弟兄。

一日樊虎來見秦瓊道。近來齊魯地面凶荒賊盜生發。官司捕捉都不能了事。昨日本州刺史叫我招募幾個了得的人。在本郡緝捕。小弟說及哥哥。道哥哥武藝絕人。英雄蓋世。情願讓哥哥做都頭。小弟作副。刺史欣然。着小弟請哥哥出去。秦瓊道。兄弟。一身不屬官爲貴。我累代將家。若得志爲國。家提一枝兵馬。斬將奪旗。開疆展土。博一個榮封。父母。塵子封妻。若不得志。有這幾畝薄田。幾樹梨。

棗。儘可以供養老母。撫育妻兒。這幾間破屋中間。村酒雞。雞。儘可與知己談笑。一段雄心。沒按捺處。不會吟詩作賦。鼓瑟彈琴。拈一回鎗棒。也足以消。耗他。怎低頭向這些賊官府下。聽他指揮。拿。賊。是他的功。起來賊是他的錢。還又咱們費盡心力。拿着幾個強盜。他得了錢。放了去。還道咱們誣盜。若要咱和同水密。板害良民。滿他飯碗。咱心上也。過不去。做他甚麼。咱不去。樊虎道。哥官從小大來。功從細積起。當初韓信也。只是行伍起身。你不會。

拈這枝筆去做些甚文字出身。又亡過了先前老人家。又靠不得他門廕。只有這一刀一鎗事業。可以做些營生。還是去做的是。

慙無彩筆夜生花。

恃有橫戈可起家。

璞隱荆山人莫識。

利錐須自出囊紗。

說話間。只見秦瓊母親走將出來。與樊虎道了萬福。道我兒你的志氣極大。但樊家哥哥說得也有理。你終日游手好閑。也不是了期。一進公門。身子便有些牽係。不敢胡爲。倘然捕盜。立得些功。做得些事出來也好。我聽得你家公公也是東宮衛尉出身。你也不可膠執了。秦瓊是個孝順人。听了母親一席話。也不敢言語。次日兩個一同去見刺史。這刺史姓劉名芳。聲見了秦瓊。

軒軒雲霞氣色。凜凜霜雪威稜。熊腰虎背勢
嶙嶙。燕頤虎頭雄俊。聲動三春雷震。鬣飄

五柳風生。雙眸朗朗。炯疎星。一似白旂閔聖。
劉刺史道。你是秦瓊麼。你這職事。也要論功序。如
如今樊虎情愿讓你。想你也了不得的人。我

將你兩個都補了都頭。你須是用心幹辦。兩個謝
了出來。樊虎道：「哥齊州地面，賊盜都是响馬，全要
在脚力。可以追趕。這須要得疋好馬纔好。」秦瓊道：「
咱明日和你賈閏甫家看。次日秦瓊袖了銀子。同
樊虎到城西。却值賈閏甫在家相見了。樊虎道：「叔
寶兄新做了捕盜的都頭。特來尋討脚力。賈閏甫
對叔寶道：「恭喜兄補這職事。是個捨錢庄兒。也是
个干係堆兒。只恐怕提生替死。誣盜扳賊。這些勾
當。叔寶兄不肯做。若肯做。怕不起一个銅斗般家。
私。叔寶道：「這虧心事。咱家不做。不知兄家可有好
馬麼？」賈閏甫道：「日昨正到了些。兩個携手到後槽。
只見青驄紫騮。赤兔烏錐。黃膘白驥。班的五花虬。
長的一丈烏。嘶的跳的。伏的滾的。喫草的。咬蚤的。
雲錦似一片。那一疋不

竹披耳峻。

風入蹄輕。

死生堪託。

萬里橫行。

那樊虎看了這些。只揀高大肥壯的。道：「這疋好。那
疋好。揀定一疋棗騮。叔寶却揀定一疋黃膘。閏甫

道且試二兄的眼力牽出後槽樊虎便
叔寶跳上黃膘一轡頭放開烟也以去
去勢極猛黃膘似不經意的及到回來棗騮覺鈍
了些脚下有塵黃膘快脚下無塵且又馴良賈閏
甫道原是黃膘好叔寶就買黃膘販子要一百兩
叔寶還了七十兩賈閏甫主張是八十兩販子不
肯閏甫把自己用錢貼去方買得成立了契同在
賈閏甫家吃得半酣回家以後甚是虧這黃膘馬
的力一日忽然發下一千入犯是已行未得財的

強盜律該充軍要發往平陽路州着伍這劉刺史
恐有失悞差着樊虎與叔寶二人分頭管解樊虎
往澤州叔寶往潞州俱是山西地方同路進發叔
寶只得裝束行李拜辭母親妻子同樊虎先往長
安兵部掛了號然後往山西

游子天涯路。

高堂萬里心。

臨行頻把袂。

魚鴈莫浮沉。

不說叔寶解軍之事再說那李淵見准了這道本
着他做河北道行臺太原郡守便是得了一道赦

書急忙叫收拾起身，先發放門下一千人。這日月臺丹墀儀門外，若大若小，男男女女，挨肩擦背，都擠將出來。唐公坐在滴水簷前，看着這些手下人，憐惜他効勞日久，十分動念，目中垂淚道：「我實指望長安做官，扶持你們終身遭際，不料逼于民謠，掛冠回去。衆人在我門下的，都不要隨我去了。」唐公平昔待人，有恩。衆人一聞此言，放聲大哭。唐公見他們哭得苦楚，眼淚越發滾出來，將袖拂面，忍淚道：「你們不必啼哭，難道我今日不做官，將你這些衆人趕逐去不成？我有兩說在此：有領我田疇耕種的，有店房生意客身的，有在我門下効勞得一官半職的，有長安腳下有什麼親故的，這幾項人，都不要隨我去了。若沒有田疇耕種，店房生理，長安中又舉目無親，這種人留在京中，也沒有用處，都跟我到太原去，將高就低，也還過了日子。這些手下人內，有情願跟去的，卽忙答應道：「小的們愿隨老爺去。」人多得緊，到底不知是那個肯去，那個去不得。唐公畢竟有經緯，分付下邊衆人，與

我分做兩班。太原去的在東邊丹墀。長安住的在西邊丹墀。分定立了。我還有話。唐公口裏分付。心中暗想道。情愿去的畢竟不多。誰料這千人。畧可抽身的。都愿跟歸太原。有立在西丹墀的。還復轉到東邊去。一立立開。東西兩丹墀。約莫各有一半。那些衆人在下邊。紛紛私議。在長安住下的。捨不得。老爺知遇之恩。要去時。奈長安城中。沾親帶故。大小有前程羈絆。生意牽纏。不得跟去。故此同是一樣手下人。那西邊人。羨東邊人。好像卽刻登仙的。一般。唐公問西丹墀。都是長安住下的。了麼。有幾員官上來稟謝道。小人蒙老爺擡舉。也有金帶前程。有幾個道。小人領老爺錢本房屋。有幾個稟道。小的領老爺田疇耕種。這項錢糧花利。每年賚解到老爺府中公用。唐公聽畢。分付把卷箱擡出來。不拘男婦老幼。有一名人。與他綿布二疋。銀子一錠。賞畢。又分付道。我不在長安爲官。你衆人。越該收斂形迹。守法度。都要留心。切記衆人叩頭去了。唐公又向東邊的道。你們這。于是隨去的了。

麼。衆人都上前道。小的們妻孥幾輩了。情愿跟隨老爺太原去。唐公分付。開一個花名簿。給與行糧銀兩。不許一路騷擾。經過地方。細微物件。都要平買平賣。強取民間分文。責究不恕。分付了。退入後堂。少息。只見夫人竇氏向前道。今日得回故里。甚是好。事。只是妾身懷六甲。此去陸路。不勝車馬勞頓。况分免將及。不若且俄延半月。起程。李淵道。夫人主上多疑。更有奸人造謗。要盡殺姓李的人。在此一刻。如在虎穴龍潭。今幸得請死可。憐。可。憐。還向故鄉死。

你不曉得李渾麼。他全家要望回去。是登天了。竇夫人嘿嘿無言。自行準備行李。李淵一面辭了同寮親故。一面辭了朝。自與竇夫人一個十六歲千金小姐。坐了軟輿。族弟道宗與長子建成。騎了馬。隨從了四十餘个彪形虎體的家丁。都是關西大漢。弓上弦。刀出鞘。簇擁了出離長安。

回首長安口遠。

驚心客路雲橫。

渺渺塵隨征騎。

飄飄風弄行旌。

此時仲秋天氣。唐公趁晴霽。出門得早。送的也不

多止有幾個相知郊餞唐公也。不敢道及國家之事。畧致感謝之意。便作別起程。人輕馬快。一走早已離京二十餘里。人烟稀少。忽見前面陡起一崗。簇着黑叢叢許多樹木。頗是險惡。

高崗連野起。

古木帶雲陰。

紅繡天孫錦。

黃飄佛國金。

林深鳥自樂。

風緊葉常吟。

蕭瑟生秋意。

征人恐不禁。

這地名叫做楂樹崗。唐公夫婦坐着轎。行得緩。三

四十家丁。慢帶馬。前後左右。不敢輕離。只有道宗與建成。趕着幾個前站家丁。先行有一二里多路。建成是紫金冠。紅錦袍。道宗是綠札巾。面前綉着一朶大牡丹花。玄紵袍。肩上纏有一條大剝古龍金鵝兔帶。粉底皂靴。走一個落山健。趕入林子裏來。若是沒有這兩個先來。唐公家眷一齊進到林子內。一來不曾準備。二來一邊要顧行李。一邊要顧家眷。也不能兩全。少不得也中宇文述之計。喜是這幾個先來。打着馬兒正走。這邊宇文述差遣

扮作响馬的人。黃夜出京。等了半日。遠遠望見一
行人入林。一個蟒衣。是個官員模樣。一個小哥兒
也是公子模樣。斷然道是唐公家眷。發一聲喊。搶
將出來。都是白布盤頭。粉墨塗臉。人強馬壯。持着
長鎗大刀。口裏亂吆道。拿買路錢來。拿買路錢
來。建成見了。吃了一嚇。跌轉馬。便跑。道宗雖然吃
了一驚。還膽大。便罵道。這厮喫了大虫心。獅子膽
來哩。是罐子也有兩個耳朶。不知道酒家是隴西
李府裏來。阻截道路麼。說罷。拔出腰刀。便砍。這幾
個家丁。是短刀相幫。這邊建成唬得抱了鞍橋。憑
着這馬。倒跑回來。見了唐公轎子。忙道。好不好
了。前面強盜把叔爺圍在林子裏面了。

喜是翻身離虎穴。

誰知失足入龍潭。

唐公聽了道。怎輦轂之下。也有強盜。便跳下轎來。
分付道。家丁了得的。分一半去接應。一半可護着
家眷車輛。退到後面。有人烟處。住札。自己除去忠
靖冠。換了札巾。脫去行衣。換一件箭袖的紵袄。左
插弓。右帶箭。手中提了一枝畫桿方天戟。騎了白

龍馬帶領二十餘个家丁也趕進林子裏來早望見四五十強人都執器械圍住着道宗道宗與家丁們都拿的是短刀甚是抵敵不來唐公欲待放箭又恐怕傷了自己人便縱一縱馬趕上前來大喝一聲道何處強人不知死活敢來攔截我官員過往麼這一喝這干強人也吃一驚一閃向兩下一分被唐公帶領家丁直冲了進來與道宗合做一處這些強人看有後兵接應初時也覺驚心及至來不過二十餘人還欺他人少况且來時原是要害唐公怎見了唐公反行退去仍舊拈鎗弄棒的團團圍將攏來把唐公并家丁圍在垓心不知唐公也能掙得出這重圍麼

九里山前列陣圖

征塵蕩漾日模糊

項王有力能扛鼎

得脫烏江阨也無

總評

舊本有太子自扮盜魁阻劫唐公爲唐公所識小說亦無不可予以爲如此罅隙歇後十三年君臣何以爲面目故更之

第四回

秦叔寶途次救唐公 寶夫人寺中生世子

詞曰

天。地。無。心。男。兒。有。意。壯。懷。欲。補。乾。坤。陂。鷹。鷂。
何。事。奮。雲。霄。鷲。風。垂。翅。荆。榛。裏。情。瓜。瓜。恨。悠。
悠。髮。雙。指。○熱。心。肯。為。艱。危。止。微。軀。拚。為。他。
人。死。橫。尸。何。惜。咸。陽。市。解。紛。豈。博。世。間。名。不。
平。聊。雪。胸。中。事。憤。方。休。氣。方。消。心。方。已。

右調千秋歲引

大地間死生利害莫非天數。只是天有理而無形。雷電之怒也。有一時來不及的。不得不借一個補天的手段。代天濟弱扶危。唐公初時也只道是尋常寇盜。見他到來。自然驚散。不料這些都是宇文述遣的東宮衛士。都是挑選來的精勇。且尋常盜賊不得手。便可漫散。這千人遵了宇文述分付。不殺的唐公。併他家眷。仔細回話。所以都拚命來殺。况是他的人比唐公家丁多了一倍。一個圈把唐公與眾家丁圍在裏邊。直殺得

四壁愁雲。驟驟滿空。冷霧飄揚。撲通通鼓砲驅

雷明。見晃鎗刀簇浪。將對將如天神地鬼爭功。

馬邀馬似海獸。山彪奪食騎着的。紫叱撥。

五花驄。銀獅豸。火龍駒。綠離驄。流金

騮。照夜白。玉駒駝。滿梢馬。的盧馬。

匹匹是如龍驕騎。飛兔神駒。白色的浪。滾萬朵。

梨花赤色的霞。捲千圈杏。葢青色的曉霧。連山。

黃色的浮雲。閃日舞着的。松紋刀。桑門劍。

火尖鎗。方天戟。五明鏡。一宣花斧。一鏊金。

鏡。必彥。提。流金。攬。一。倒馬。毒。件件是凌
霜。利刀。賽雪。新鋒。飄。飄。絮。舞。萬。點。鎗。尖。滾。滾。揚。
花。一。團。刀。影。虹。飛。電。閃。劍。戟。橫。空。月。轉。星。奔。戈。
矛。耀。日。何。殊。海。覆。天。翻。或。个。你。贏。我。負。

戰。勾。一。个。時。辰。日。已。沉。西。唐。公。一。心。念。着。家。眷。要。
殺。出。圍。來。殺。到。東。這。干。強。盜。便。捲。到。東。來。殺。到。西。
這。干。強。盜。便。擁。到。西。來。雖。不。被。傷。却。也。不。得。脫。身。
留。下。家。丁。又。以。家。眷。為。重。不。敢。輕。易。來。接。應。這。唐。
公。早。已。在。危。急。的。時。節。了。

睢水寒波咽不流。

驚塵遙接陣雲愁。

若非天意興炎漢。

怎免南冠作楚囚。

也是數該有救。秦叔寶與樊建威。自長安解軍掛
號出來。也到臨潼山下。聽得林中喊殺連天。便跳
上高崗一望。見五七十強盜圍住。似一起官兵在
內。叔寶對建威道。可見天下大荒。山東河南一望
無際。盜賊生發。也便罷了。你看都門外。不上數十
里之地。怎容得响馬猖獗。樊建威指定唐公道。那
一簇困在當中的。不是响馬。是捕盜官兵。衆寡不

敵被他圍在此處。看他勢也狼狽了。兄在山東六府稱揚。你是賽鱗諸。難道只在本地地方報不平。今路見不平之事。如何看得過。兄仗平生本領。助他一陣。也見得兄是豪傑大丈夫。叔寶道。賢弟。我倒有此意。但恐你不肯成全。我這件事。樊虎道。小弟攬撥兄去。怎麼反不成。全叔寶道。賢弟既如此。你把這幾名軍犯先下山去。趕到關外尋下處等我。樊虎道。小弟在此。還可幫扶。兄長。怎到教小弟先去。叔寶道。小弟一身儘數。開除這夥盜賊。你在此幫扶。這幾名軍犯。誰人管領。樊虎道。這等仁兄。保重。他領了這幾名軍犯先去了。叔寶按一按范陽毡笠。扣緊了鎧帶。提着金簡。跨上黃膘馬。借山勢冲將下來。一似

猛虎初離穴。

咆哮百獸驚。

大喊一聲道。響馬不要無禮。我來也。只這一聲。好似牙縫裏迸出春雷。舌尖上震霹靂。只是人見他一人一騎。也不慌忙。就是唐公見了。也不信他。濟得事來。故此這干假強盜。還戀着唐公廝殺。眼界

中那有一个捕盜公人。在黑珠子上。直待叔寶到了戰場上。纔有一兩人來支架戰乏的人。遇了一个生力之人。人既兇勇。器械又重。纔交手。早把兩個打落馬下。這番衆強盜。發一聲喊。只得丟了李淵。來戰叔寶。這叔寶不慌不忙。舞起這兩條簡來。單舉處。一行白鷺。雙呈時。兩道飛泉。飄飄密雪。向空旋。凜凜寒濤。風捲。馬到也強徒碎易簡。來也山岳皆騫。戰酣塵霧欲遮天。蛟龍離陷窞。

狐兔遁荒丹

前時這干強徒倚着人多。把一個唐公與這些家丁。逼來逼去。甚是威風。這番遇了秦叔寶。裏外夾攻。殺得東躲西跑。南奔北竄。也有逃入深山裏去的。也有閃在林子裏的。唐公勒着馬在空處指揮家丁。助叔寶攻擊。識勢的走得快。逃了性命。不識勢的。少不得折臂傷身。弄得這干人。

猶如落葉遭風卷。

一似輕冰見日消。

早有一个着了簡墜馬的。被家丁一簇抓到唐公面前。唐公道。你這廝。怎敢聚集狐羣狗党。驚我過

路官員。這人戰戰兢兢道。小人不是強盜。是東宮護衛。奉宇文爺將令。道爺與東宮爺有仇。叫小人們打劫爺。上命差遣。原不干小人們事。唐公道。我與東宮有何仇。你把來搪塞。希圖脫死。本待砍你狗頭。憐你也是貧民。出于无奈。饒你去罷。這人得了命。飛奔而去。看那壯士時。還在那廟惡狠狠覓人。廝殺唐公道。快去請那壯士來相見。只見一個家丁一騎趕到。道家爺請相見。叔寶道。你家是誰家。丁道。是唐公李爺叔寶。兜住馬。正在躊躇。只見

又是一個

趕到。道。壯士快去。咱家爺必有重

謝哩。叔寶聽

一個謝字。笑了一笑道。咱也只是

路見不平。也不爲你家爺。也不爲你家。謝說罷。帶轉馬。向大道便走。

生平負俠氣

排難不留名

生死鴻毛似

千金一擲輕

唐公見家丁請不壯士來道。這原該我去謝他。怎返去請他。這還是我不是了。分付家丁。你們且去。趙家眷上來。我自趕上謝他罷。忙忙帶緊系繩。隨

叔寶後邊趕來道壯士請住受我李淵一禮叔寶

公是不理唐公連叫幾聲見他不肯住足只得又

心壯士我全家受你之恩便等我識一識姓

名名異日何妨此此已趕下有十餘里叔寶

威在前趕上時少不得問出姓字不如對

他說了省得他追趕只得回頭道李爺不要追趕

了小人姓秦名瓊便是連把手擺上兩擺把馬加

上一鞭箭也似一般去了正是

山色不刊傳俠氣溪流不盡瀉雄心

功勛未得銘鍾鼎姓字居然照古今

唐公欲待再追戰久馬力已乏又且一人一騎在

道兒上跑倘有不盡餘黨乘隙生變那裡更討一

个壯士出來只得歇馬但是順風加上馬鑾鈴响

剛聽得一个瓊字又把他搖手錯認作行五生生

地把一个瓊五牢牢刻在心裏不知何日是報恩

時節放馬正要走回却見塵頭起處一馬飛來唐

公道不好了這廝們又來了且莫與他近前看我

手段輕拽雕弓射一箭去早見那人落馬再看塵

頭到處。正是自己家眷。唐公正在叙說。得瓊五救。應殺散賊黨。這真是大恩人。兩兩慰諭。只見幾個脚夫與村庄農夫。趕到唐公馬前。哭哭啼啼道。不知小人家主何事。觸犯老爺。被老爺射死。唐公道。我不曾射死你甚主人。眾人哭道。適纔拔下喉間箭。見有老爺名字。唐公道。哦。適纔我與一千強盜相殺。方散。恰遇着。一人飛馬而來。我道是响馬餘黨。曾發一箭。不料就射死。是你主人。這也是我誤傷你主人。叫甚名字。是何處人。眾人道。小人主人。乃潞州二賢庄上人。姓單名道表。字雄忠。在長安販段。回來到此。唐公道。死者不能復生。叫我也無可奈何了。便到官司。也是誤傷。不過與些埋葬。你家還有甚人。眾人道。還有二員外單通。表字雄信。唐公道。這等你回家。對你主人道。我因勦盜。誤傷你主人。實是錯誤。我如今與你銀子五十兩。你從厚棺斂。送回鄉去。待我回籍時。還差官到潞州。登堂吊孝。安慰了一番。自古道。窮不與富鬪。富不與官鬪。况在途路之中。眾人只得隱忍。自行收拾。唐

公說便如此說。却十分過意不去。心灰意懶。又與這千人說了半响。却因此耽延。不得出關。離長安六十里之地。沒有驛遞。只有一座大寺。叫名永福寺。唐公看家眷衆多。非民間小戶可留。只得差人到寺中說。要暫借安歇。本寺住持名爲五空。聞知忙忙撞一撞鼓。聚集衆僧。山門外迎接。一邊着行童打掃方丈。收拾厨房。一面着了袈裟。手執信香。率領合寺僧衆。出寺迎接。唐公分付家眷車輜。暫停寺外。自先入寺來。但見

千年堅固臺基。萬載崢嶸殿宇。山門左右。列風調雨順。四天王。佛殿居中。坐過去未來。三大士。綺疏朱牖。雕刻成細巧。葵榴赤壁。銀牆彩畫。就淡濃山水。觀音堂內。古銅瓶插朶朶金蓮。羅漢殿中。白玉盞盛瑩瑩淨水。山猿敲菓。聞金經盡。得超升。野鹿啣花。聽法語。脫離業障。金光萬道。侵雲漢。瑞氣千條鎖太空。

詩曰

佛殿龍宮碧玉幢。

人間故號作清涼。

臺前瑞結三千丈。

室內常浮百萬光。

劫火煉時難毀壞。

罡風吹處更無傷。

自從開闢乾坤後。

累劫常留在下方。

走至殿上左右放下胡床。僧人參謁了。唐公着令引領家丁向方丈相視。附近僧房俱着暫行移開。然後打發家眷進來。封鎖了中門。自己在禪堂坐住。因想若是強人。既經挫折。不復敢來。恐果是東宮所遣。倘或不肯甘心。未免不至。故此分付家丁。內外巡哨。以防不虞。自己便服帶劍。在燈下觀書。

不知這千人在山林裏抹去粉墨。改換裝束。會得齊。傍晚進城。如何能復來。就是宇文述與太子一計不成。已是乏趣。喜得李淵不知不成笑話。況且這千人回話說。殺傷他多少家丁。殺得李淵如何。狠。狠。道。把他奚落這一場也。可消恨。把這事也竟丟開。但唐公是驚弦之鳥。猶自不敢放胆。坐到二更時候。欠伸之際。忽聞得異香撲鼻。忙看几前博山爐中。已烟消火冷。奇是始初。還覺得微有氤氳。到後。越覺得滿堂馥郁。着人去看佛殿上。回報爐

中並不曾有香。唐公覺是奇異，步出天井，只見景
星慶雲，粲然于天，祥霞繚繞，瑞霧盤旋。在禪堂後
面，原來是紫薇臨凡。未離兜率，香氣滿天。已透出
母胎來了。正仰面觀看時，忽守中門家丁報夫人
分娩二世子了。唐公忙着隔門傳問安否時，回覆
是因途中聞有強人阻截，不免驚心後邊。因遇強
人，分付退回，有人烟處駐札。行急了，不免又行震
動，遂致分娩，喜得身子平安。唐公放了心，捱到天
明，唐公進殿參禮如來。家丁都進禪堂回風叩頭。
問安住持率僧人具紅手本賀喜。唐公道：「寄居分
娩，汗穢如來清淨道場，罪歸下官，何喜可賀！」隨命
家丁取銀十兩，給與住持，着多買沉香，速降諸香
各殿，焚燒解除血光汗穢。又對住持道：「我本待卽
行起身，曾奈夫人初分娩，不耐途路辛苦，欲待借
你寺中再住幾時，何如？」住持稟道：「敝寺荒陋不堪，
貴人居止，喜是寬厰。若老爺未行，不妨待夫人滿
月。唐公道：「只恐取擾不當。」分付家丁不得出外生
事。及在寺騷擾，又對住持道：「我觀此寺雖然壯麗，

但不免刪頽處多。我倒欲行整理。住持道僧人亦
有此意。但小修也得千金。重整不下萬兩。急切不
得大施主。就是常蒙來往老爺寫有緣簿。一時僧
人不敢去催逼。以此不敢興工。唐公道。我便做你
个大施主。也不必你催逼我。一到太原。即着人送
來。隨研香劑。飽捺霜毫。住持忙送上一個大紅織
金紵絲面的冊葉。展開唐公楷楷的寫上一行道
信官李淵喜助銀壹萬兩。重建永福寺。再塑合殿
金身。這些和尚伸頭一張。莫不咬指吐舌。在那邊

心不知是那一個買辦物料。那個監工。少可有一
二頭除。有的道你看如今一釐不出的。偏會做
緣首。整百什寫下。那曾見拿一錢來。到興建時。尋
個護法。還要大塊拱他。陪堂管家。都有需索。莫說
一萬。便拿這五百來。那個敢去催他。找足。胡猜了
一會次。早尋了四盤香。請唐公各殿焚香。撞鐘撞
鼓。好不奉承。正是

錢堪使鬼

癩可集蠅

自此唐公每日在寺中住坐。只待夫人。滿月啓行。

第五回

柴公子舞劍得姻緣

秦解頭領文喫擔閣

詩曰

淪落不須哀

才奇自有媒

屏聯孔雀侶

蕭築鳳凰臺

種玉成佳偶

挑琴是異材

雌雄終會合

龍劍躍波來

世間遇合極有機緣故有意之希求偏不如無心之契合唐公是隋室虎臣竇夫人乃周朝甥女隋

主篡周之時。夫人止得七歲。曾自投牀下道。恨不生爲男子。救舅氏之難。原是一對奇夫婦。定然產下英物。他生下一位小姐。年當十六歲。恰似三國孫權的妹子。劉玄德夫人。不好似弄線拈針。偏好似開弓舞劍。不好看些烈女傳女。孝經好看。是三畧六韜。孫吳兵法。故此唐公夫婦也奇他。要爲他得一良婿。就如當日竇夫人擇婿。設一孔雀屏。私誓道。射着眼珠。便與他。遂得了唐公。不比是平常嫁娶。祇取門戶相當。不論人材出衆。以此在長安時。求者頗多。唐公都道。他是庸流俗子。不輕應允。却也時時留心。

松栢成操冰玉姿。

金閨有女恰當時。

鸞凰不入尋常隊。

肯逐長安輕薄兒。

此時在寺中。也念不及此。但只是終日閑坐。旣沒个正事關心。又沒个寮友攀話。便是个道宗。說些家常話。也沒得說了。甚是寂寞。況且是个尊官。一舉一動。家丁便來伺候。和尚都來打听。甚是拘束。奈了兩日。奈不住。只得就僧寮香積。隨喜一隨喜。

欲待看他僧人多少。房屋多少。禪規嚴不嚴。功課勤不勤的意思。不料籬笆柵扇縫中。不時有小沙彌窺覷。唐公舉動。唐公纔向迴廊步去。早有一個不曾落髮的小徒孫。的一嚮。在捷路上。密報與住持。五空知道。五空輕步隨着唐公後邊。以備答問。轉到廚房對面。有手下道人。大呼小叫。住持遠遠搖手。唐公行到一所在。問此處庭院委曲。廊廡潔淨。是什麼去處。住持道。這是小僧的房。敢請老爺進內獻茶。唐公見和尚曲致懇懇。不覺的步進僧舍。却不是僧人的臥房。乃一淨室。去處。窻明几淨。果然一塵不染。萬緣俱寂。五空獻過了茶。推開柵子。緊對着舍利塔。光芒耀目。真乃奇觀。復轉身看屏門上。有一聯對句。

寶塔凌雲。一目江天。這般清淨。

金燈代月。十方世界。何等虛明。

側邊寫着汾河柴紹薰沐手拜書

唐公見詞氣高朗。筆法雄勁。點頭會心。問住持道。這些紹是什麼人。住持道。是汾河縣禮部柴爺的

公子表字嗣昌。在寺內看書。見僧人建得這兩間小房。對着舍利塔。書此一聯。小僧貼在屏門上。來官府多有稱讚。這對聯的李公點頭而去。對住持道。長老且自便。唐公回到禪堂。是晚月明如晝。唐公又有心事的人。停留在寺。原非得已。那里便肯安息。因步松陰。又到僧房。問住持曾睡也未。曾五空急趨應道。老爺尚未安置。小僧焉敢就寢。唐公道。月色甚好。不忍辜負清光。住持道。寺傍有一條平岡。可以看月。請老爺一步何如。唐公道。這却甚妙。僧人叫小厮掌燈前走。唐公笑道。如此好月。有燈也沒用處。住持道。怕竹徑崎嶇。不便行走。唐公道。我們爲將出征。黑地裏常行山徑。這尺來多小路。便有花陰竹影。何須用燈。只長老引領。不必下人隨從。

璧月弄光華。 庾公興不賒。

輕風扇清影。 欲逐竹陰斜。

住持奉命。引領唐公。不往日間獻茶去處。出了旁邊小門。打從竹徑幽靜所在。步上土岡。見一月當

空片雲不染。殿角插天。塔影倒地。又見遠山隱隱。野樹濛濛。人聲皆空。村犬交吠。點綴着一派夜景。唐公觀看一會。正欲下岡。只見竹林對過。燈火微紅。有吟誦之聲。唐公問道。長老誦晚功課麼。住持道。因夫人分娩。恐貴體虛弱。傳香與徒子法孫。暫停蚤晚功課。唐公道。這聲音處。却是何人念些什麼。住持道。這就是柴公子看書之所。老爺日間所見的對聯。就是他寫的。唐公又聽聲音洪亮。携了住持的手。輕輕舉步。直到讀書之所。窻隙中窺視。只見燈下坐着一個美少年。面如傅粉。唇若塗珠。橫寶劍於文几。琅琅念誦。却不是孔孟儒書。乃是孫吳兵法。念罷拔劍起舞。有旁若無人之狀。

一片英雄氣。

幽居欲問誰。

青萍是知己。

彈鋏寄離奇。

唐公迴身下塔。暗喜道。時平尚文。世亂用武。當此世界。念這幾句詩云。子曰。當得甚事。必如這等兼才。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方雅稱吾女。且我有緩急。亦可相助。走過庭廊。隨對住持道。吾觀此子。一

貌非凡。他日必有大就。我有一女。歲已及笄。端重寡言。未得佳婿。欲煩長老權爲媒妁。與此子結二姓之好。住持恭身答道。老爺分付。僧人當執伐柯之斧。明早請柴公子來見老爺。老爺看他談吐。儘有異人處。唐公道。這却極妙。唐公回到禪堂。僧亦辭別回去。明日侵晨。五空和尚有事在心。急忙爬起。洗面披衣。步到柴嗣昌書房裏來。公子道。長老連日少會了。住持道。小僧連日陪侍唐公。李老爺疎失了公子。柴公子道。李公到此何事。住持道。李老爺奉聖旨。欽賜馳驛回鄉。十五日到寺。因夫人分娩在方丈。故此暫時住下。候夫人身體康健。纔好起馬。公子道。我聞唐公素有賢名。爲人果是如何。住持道。我貧僧見于見萬。再不見李老爺。這樣好人。因夫人生產在此。血光觸污淨地。先發十兩銀子。分付買香。各殿焚燒。又取緣簿。施銀兩。重建寺院。再整山門。昨日午間。到小僧淨室獻茶。見壁間有相公所書對聯。讚不絕口。晚間同小僧步月。聽得相公讀書。直到窗外看相公一會。公子道。

什麼時候了。住持道。是公子看書將罷。拔劍起舞的時節。公子道。那時有一更了。住持道。那時有一鼓了。公子道。李公說什麼來。住持道。小僧特來報喜。公子道。什麼喜事。住持道。李老爺有郡主。端重寡言。未得佳婿。教小僧執伐柯之斧。情願與公子諧二姓之好。公子笑道。也不敢希慕此事。但我久仰李將軍高名。若在門下。却也得時時親近請教。必有所益。也是美事。住持道。如今李老爺急欲得公子一見。就請到佛殿上。見他一面。何如。公子道。

他是个大人長者。怎好輕率求見。明日備一副贊禮。纔好進拜。住持道。他渴慕相公。不消贊禮。小僧就此奉陪相公一往。公子道。既如此。我就同你去。公子換了大衣。住持引到佛殿。果然好一个郎君。眉飄偃月。目爛曙星。鼻若膽懸。齒如貝列。神爽朗。冰心玉骨。氣軒昂。虎步龍行。鋒藏鐔。歛真未遇之。公卿善武能文。乃將來之英俊。

唐公要待以賓禮。柴嗣昌再三謙讓。師生禮坐了。唐公叩他家世。叙些寒溫。嗣昌娓娓清談。如聲赴

嚮唐公見了。不勝欣喜。留茶而出。遂至方丈。與夫人說知。另擇吉日。轉金幣。聘他爲婿。喜得柴嗣昌父母早亡。將家園交與得力家人。就隨唐公回至太原。就親。後來唐公起兵取長安。時有娘子軍一枝。便是柴紹夫妻。兩個人馬。早已從今日打點下了。

雲簇蛟龍遠奮揚。

風資虎豹嘯林薈。

天爲唐家開帝業。

故教豪俊作東床。

不題唐公回至太原。却說叔賢自十五日就出關。趕到樊建威下處。建威就問抱不平的事。却如何結局了。叔賢一一回答了。虎不勝驚愕。次日早飯過。匆匆的分了行李。各帶犯人二名。分路前去。樊虎投澤州。秦叔寶進潞州。到州前見公文下處。門首有繫馬樁。拴了坐下黃廐馬。將兩名人犯帶進店來。主人接住叔寶道。主人家這兩名犯人。是我解來的。有謹慎的去處。替我關鎖好了。店主答道。爺若有緊要事。分付小人。都在小人身。上秦叔寶堂前坐下。分付店主。着人將馬上行李搬將進來。

馬拆鞍轡。不要揭去那軟替。走熱了的馬。帶了槽頭去喫些細料。乾淨些的客房。出一間與我店主攤浪道。老爹這幾間房。只有一間是小的。的門面容易不開。只等下縣的官員。府中公幹。纔開這房。與他居住。爺要潔淨。開上房。與爺安息罷。祇寶笑道。這等我也占些福蔭了。主人掌燈火。搬行李。進房擺下茶湯酒飯。主人盡殷勤之禮。立在膝傍斟酒。笑堆滿面。請問相公爺高姓。小的好寫帳。叔寶道。你問我麼。我姓秦。山東濟南府公幹到你府裏投文。主人你姓什麼。主人道。秦爺你不曾見我小店。門外招牌是太原王店。小人賤名。就叫做王示。告示的示字。秦叔寶道。我與你賓主之間。也不好叫你的名諱。店主笑道。往老爹們把我示字顛倒過了。叫我做王小二。叔寶道。這也是通套的話兒。但是開店的。就叫做小二。但是做媒的。就叫做王婆。這等我就叫你是小二哥罷。我問你。蔡太爺領文投文。有幾日擔閣。小二道。秦爺沒有擔閣。我們這里蔡太爺是一箇才子。明日早堂投文。

後日早堂就領文。爺在小店止有兩日停留。怕秦爺要拜望朋友。或是買些什物。土儀人事。這便是私事攪。與衙門沒有相干。叔寶問了這些細底。喫過了晚飯。走堂的把傢伙收拾出去了。叔寶閉門睡了。明日絕早起來。梳頭洗面。籠髮裏巾收拾文書。到府前把來文掛號。蔡刺升堂。投文人犯帶見。吏書把文書拆於公座上。蔡刺史看了來文。分付禁子鬆了刑具。叫解戶領刑具。于明日早堂候領回批。蔡刺史將兩名人犯。送中討收管。

開冊籍內。以備稽查。這是八月十七日早堂的事。叔寶領刑具。到下處喫飯。往街坊宮觀寺院禱了。一日十八日侵晨。到州中來領文。日上三竿。已牌時候。衙門還不開門。出入竝無一人。州對過是箇大酒肆。昨日何等熱鬧。今日連酒店都閉了。弔闔板不曾掛起。門却還半開在那里。叔寶進店。見櫃欄裏面有幾箇少年人。裸形頑耍。叔寶舉手問道。列位老哥。蔡太爺怎麼這早晚不坐堂。內中有一少年答道。兄不是我們潞州聲口。叔寶道。小可是

山東公幹來的少年道。兄這等不知太爺公幹去了。叔寶道。那里去了。少年道。并州太原去了。叔寶道。爲什麼事到太原去。少年道。爲唐國公李老爺奉聖恩。欽賜馳驛還鄉。做河北道行臺節制河北州縣。太原有文書。知會屬下府州縣道首領官員。太爺三更天。聞報公出太原去。賀李老爺。寶。心中了然明白。就是我臨潼山救他的那李老爺了。再問老兄。太爺幾時纔得回來。少年道。還早。李老爺是箇仁厚的勳爵。大小官員去賀他。少不

得待酒相知的老爺們。遇在一處。還要會酒。路程又遠。多則二十日。少要半箇月。纔得回來。叔寶得了這箇信。再不必問人。回到寓中。一日三飡。死心塌地。等着太守回來。出外的人。下處就是家裏一般。日間無事。只苦喫飯而已。但叔寶是山東豪傑。頓餐斗米。飯店上能得多少錢糧。與他喫。一連十日。把王小二。一付本錢。都喫在秦瓊肚裏了。王小二的店。原是公文下處。官不在家。沒人來往。招牌燈籠。都不掛出去。王小二在家中。與妻計較。道。根

子秦客人是箇退財白虎星。自從他進門一箇官就出門去了。幾兩銀子本錢都葬在他肚皮裏了。昨日回家來喫些中飯。菜蔬不中用。就搥盤擲盞起來。我要開口問他取幾兩銀子。你又常時埋怨我不會說話。把客人都惡失到別人家去了。如今倒。是你開口問他要幾兩銀子。女人家的說話就重些。他也擔帶了王小二的妻柳氏。最是賢能對丈夫道。你不要開口。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看秦爺也不是少飯錢的人。是我們潞州人。或者少得銀子。他是山東人。等官回來領了批。迴少不得算還你店帳。又捱了兩日。難過了王小二。只得自家開口。正值秦叔寶來家喫中飯。小二不擺飯。自己送一鍾煖茶到房內。走出門外來。傍着窻邊。對秦瓊陪笑道。小的有句話說。怕秦爺見怪。叔寶道。我與你賓主之間。一句話。怎麼就怪起來。小二道。連日店中沒有生意。本錢短少。菜蔬都是不敷的意思。要與秦爺預支幾兩銀子。見用用。不知使得也。使不得。叔寶道。這是正理。怎麼要你。

這等虛心下氣是我忽畧了。不曾取銀子與何休。却那裏有這長本錢。供給得我來。你跟我進房去取銀子與你。王小二連聲答應歡天喜地。做兩步走進房裏。叔寶床頭取皮掛箱開了。伸手進去拿銀子。一隻手就象泰山壓住的一般。再拔不出了。正是

床 用金盡

壯士無顏色

叔寶心中暗道。富貴不離其身。這句話原不差的。如今幾兩盤費銀子。一時失記。被樊建威帶往澤州去了。沒有盤費。却怎麼處。秦叔寶的銀子爲何被樊虎帶去了呢。秦叔寶樊建威兩人都是齊州公門豪傑。點他二人解四名軍犯往澤州潞州充伍。那時解軍盤費銀兩。出在本州庫吏的手內。曉得他二人平素交厚。又是同路差使。二來又圖天平法馬。討些便宜。一處給發下來。放在樊建威身邊用。長安又擔閣了兩日。及至關外。匆匆的分了行李。他兩個都不是尋常的小人。把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的行李文書。件色分開。只有銀子不曾

分得。故此盤費銀兩。都被樊建威帶往澤州。連秦叔寶還。只道在自己身邊。一般總是兩個忘形之極。不分你我。有這等事體出來。一時許了王小二的飯銀。沒有得還他。好生局促。一個臉登時脹紅了。那王小二見叔寶只管在掛箱內摸。心上也有些疑惑。不知多在裏頭。要揀出砲頭與我。不知少在裏頭。只管摸了去。不知此時叔寶實難區處。畢竟如何回答小二。

總評

曲盡和尚趨奉李公憐才。店主虛套。至囊中。盡光景如畫。

